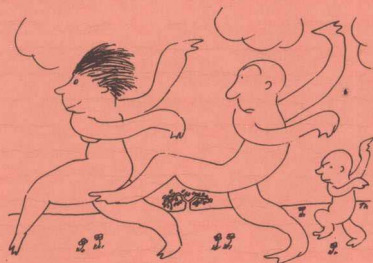


James Thurber



The Last Flower

最后一朵花

[美] 詹姆斯·瑟伯 著

李据君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最后一朵花

[美] 詹姆斯·瑟伯 著

李据君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朵花 / (美) 瑟伯 (Thurber, J.) 著; 李掇
君译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2.8

(詹姆斯·瑟伯作品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Last Flower

ISBN 978-7-5624-6679-6

I. ①最… II. ①瑟… ②李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美国
-现代 ②寓言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8 ②I712.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0142号



重庆文化

最后一朵花 zuihou yiduo hua

[美]詹姆斯·瑟伯 著

李掇君 译

特约策划 孔新人

责任编辑 陈冬梅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08千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679-6 定价: 24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 录

译者序	1
-----------	---

不可思议的 O.....	11
--------------	----

I	13
---------	----

II	17
----------	----

III	27
-----------	----

IV	41
----------	----

V	46
---------	----

VI	55
----------	----

VII	59
-----------	----

VIII	66
------------	----

IX	74
----------	----

X	77
---------	----

了不起的奎卢 81

I 83

II 93

III 102

IV 108

V 111

VI 115

许多个月亮 117

最后一朵花 133

译者序

在早期的美国《纽约客》作家群中，出现了两位写童话的高手，一位是 E.B. 怀特，他创作的《夏洛的网》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，也是中国小学生的必备课外读物；另一位就是詹姆斯·瑟伯，他的《许多个月亮》（又译《公主的月亮》）由路易斯·斯洛博金绘制插图后，一举夺得 1944 年美国凯迪克绘本大奖——如今此奖项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绘本领域的至高荣誉。南海出版公司引进了由他的好友马克·西蒙特重新配图后的版本，这也是他唯一的、已被引进中国的专著。

瑟伯与 E.B. 怀特是至交，当初正是 E.B. 怀特把瑟伯引荐给《纽约客》的创刊人哈罗德·罗斯，从此瑟伯结束了流浪的记者

生涯，也逐步找到了他清晰、简洁、幽默的散文基调。后来瑟伯式简笔漫画风靡一时，同样得益于怀特的慧眼识珠。但在童话创作上，瑟伯与 E.B. 怀特是迥然不同的。怀特的语言温柔乖巧、一副好心肠，更符合传统的儿童阅读标准；而瑟伯童话语言跳跃性很大，含有浓郁的哲学气息，与写作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——这也使他的童话赢得了很多成年读者。瑟伯的一只眼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哥哥威廉误伤，这导致他整个童年都无法参与任何体育及游乐活动，年老时更几近失明。瑟伯承认，他童话中那奇崛的想象力与衰弱的视力不无关系，失明使他对世界进行了超现实主义的误读。“失明的国度有些像奥兹国，又有些像爱丽丝的奇境。”瑟伯写道，“你想到的任何事，还有很多你从未敢想的事，都能在那儿发生。”

瑟伯的童话作品总共有六部，按时间顺序分别是：《最后一朵花》(1939)《许多个月亮》(1943)《了不起的奎卢》(1944)《白鹿》(1945)《13 只钟》(1950) 和《不可思议的 O》(1957)。

从严格意义上说，《最后一朵花》是一篇图画寓言，花儿象征着永恒的爱与美。1939 年 11 月，它首版时二战全面爆发才刚刚两个月，但瑟伯从早先已发生的西班牙内战和苏、德入侵波兰事件，已深刻地洞察了二战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，这种灾难不仅是物质上的，也是精神上——文学、艺术以及人性上的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瑟伯反战，却并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

激进的乐观主义者，他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战争，指出战争和人类始终此消彼长，同处一个历史循环当中。在他生前出版的二十六本书中，瑟伯和他的妻子都最爱这一本。瑟伯去世后葬于俄亥俄州格林劳恩墓园，人们便把最后一朵花的形象铭刻在他的墓碑上。

《许多个月亮》是瑟伯把哲学融进童话的成功尝试。童话借用了传统的模式——公主要求一样不可能得到的事物，国王一筹莫展，小丑比“聪明人”更高明。但与民间的机智童话不同，瑟伯用哲学思辨来处理这个问题，结果整个儿颠覆了人们的阅读经验。瑟伯告诉读者，影响生活的不是客观事实，而是主观认识，所以月亮不是一个，而是许多个；月亮消失了，就会在原先的地方长出一个来，时光也是，万物都如此更替。这是文人童话对民间童话的极妙改编，令该书成为现代儿童哲学教育的必读书。

从《许多个月亮》开始，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也进入了瑟伯的童话创作。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，瑟伯辛辣地嘲笑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。比如国王召见皇室数学家时，数学家认为自己曾向国王提供了很多服务，包括“估算出‘上面’有多远，‘离开’需要多长时间，‘消失’是去了哪里”。

语言干枯，生命衰败。在《了不起的奎卢》中，奎卢为巨人设计的三个圈套中的第一个，就是告诉他“如果你听到所有

的词语都变成了同一个词，你就是生病了”——这本身又是个多么强烈的政治隐喻！

事实上，英语语言向来是瑟伯钟爱的议题，他曾在《纽约客》发表过文章公开讨论时下滥用词语、乱加后缀、生造词语的种种时髦病，如《你说“Brillig”^[1]是什么意思》《由“你知道”说开去》《新“词汇专家主义”》等。瑟伯戏仿地把这些都写进了童话里，造成了佶屈聱牙的生涩感。这其中，最突出的篇目是《白鹿》。《白鹿》创作于1945年，与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的散文名作《政治与英语语言》（1946）差不多同一时期，但相比之下，《白鹿》还只停留在对语言的表层戏谑上，没有对语言的社会学、哲学意义进行更深入、更系统的探讨。

最终奠定瑟伯童话大师地位、哲学意蕴更深邃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《13只钟》和《不可思议的O》。

《13只钟》以瑟伯式精密的文字游戏著称。文中使用无韵诗的写法，用文字内部的节奏来代替显而易见的韵脚，使得整篇童话读来朗朗上口，民间色彩非常浓重。瑟伯还仿效早期神话的做法，直接以抽象名词和动词来给人物命名，如公爵的密探叫“倾听”、“聆听”和“低语”。而钟，即时间，可以死于实体的剑下。公爵和萨拉琳达公主则不只是“意味着”，而是完全等

[1] 刘易斯·卡罗尔小说中的生造词，指下午四点钟，一般是煮（boil）东西做晚饭的时间。

同于过去和现在。人物的对话时常充斥着赤裸裸的辩证法。此时，瑟伯童话中的哲学思辨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很少有作家敢于这样来写童话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这篇童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1957年，在瑟伯的生命还剩下四个年头的时候，《不可思议的O》问世了，评论家称其为“最纯粹的”瑟伯作品。其形式的完美、思想的深刻都令世人震惊。故事讲述一群海盗在海岛上寻找宝藏而不得，归罪于字母“O”，决定将它从当地人的语词中取消。一开始是书籍和标牌变得不可辨认，接着，凡是名字中带“O”的事物都被毁灭、禁止或是驱赶出去：乐器、家畜、水果蔬菜、花草、纺织品、游戏、学科、野生动物……直到生活中的一切。

于是，当人们被迫用不带O的词语说话时，语言衰退了，口语词汇缩减了。人们再也不能说“嗨嗨”、“喂”，或是“嗨嗨”，甚至最平常的“哈罗”。镇上的剧院关了门，因为莎士比亚的台词没有O，听起来寡淡又沉闷。没有人能表演《奥赛罗》，它已成了“阿赛拉”。苔斯狄蒙娜^[1]则在一开始就遭扼杀。有一些句子变得很奇怪，听着像是外

[1] Desdemona，奥赛罗的妻子。由于听信谗言，奥赛罗怀疑她与别人私通，在愤怒中掐死了她。这里指苔斯狄蒙娜这个名字不再成立。

语。比如“楚饿的食人丫向不咸的努食人丫暗送七比”意思是“丑恶的食人妖向不祥的女食人妖暗送秋波”，但只有学者看得懂。说出来的话变得嘶嘶的、咕咕啾啾的，或者是沙沙的、嗡嗡的。有个男人叫奥特奥·奥特，说他的名字时，只能发出突突地响声。奥菲莉亚·奥莉弗叨念着她自己的名字，从男人堆里消失了^[1]。

20 世纪 50 年代，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崛起，瑟伯很可能受其影响。他在这篇童话里触及了一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：语言即“命名”，也是立身之本。他提出“如果语言，这个认识工具残缺了，世界会怎么样呢”，又用整篇童话去回答这个问题。瑟伯的回答用萨缪尔·贝克特的话说，即是：“除了语言，我们一无所有。”用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的话说，乃是：“语词破碎处，万物不复存。”

瑟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？这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。二战后，美国经济形势严峻，罢工潮涌动，几百万工人走上街头。美国议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主义势力渗透。1950 年，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指责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混入了国会，揭开了麦卡锡主义的序幕。人们互相猜忌，书籍被焚烧，

[1] 见第 36 页。

政府和军队里的民主进步人士自杀、辞职，受到迫害和清洗，甚至其亲属也受到株连。1950~1954 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极其疯狂的白色恐怖时期。

《纽约客》的初衷虽是一份深度的幽默刊物，但实际上它经常刊发严肃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议题。作为《纽约客》作家，瑟伯也继承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，用幽默来掩盖作品中锋利的政治批判。但是 1945 年之后，瑟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，在以民主、自由立国的国度丧失了话语权。在一本访谈录里，瑟伯回忆说：“我们都处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那种疯狂的精神状态中。”

我不会拿走他们的“声带”、“舌头”、“喉咙”，不来客说，但是我会让这些窝藏宝石的家伙，开口说的每个词里都没有 O。^[1]

童话中，正义的人们需要找出必不可失去的带 O 的四个词，人们找出了爱 (love)、希望 (hope)、勇气 (valor)，却怎么也想不到最后一个。直到决定性胜利的那一刻到来时，人们大呼“freedom”，才恍然大悟那个词是“自由”。

[1] 见第 35 页。

瑟伯之意如此明晰，以至于出版前，自创刊人罗斯去世后已变得小心谨慎的《纽约客》要求他进行删节。瑟伯当然不会答应。他保留了这篇杰作的原始样貌，不仅发出了自由之声，还表达了对语言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认识。

要全面了解瑟伯的创作，这篇童话不可不译。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说，这篇童话几乎又不可译，译成汉语会损害它形式之美。因为，英语是拼音文字，而汉语是象形文字。英语重结构，而汉语重语义。在《不可思议的 O》里，瑟伯尽可以将带 O 的名词罗列在一起，组成有意义的一句话，但是翻译成汉语后，这句话里的内在规则就消失殆尽。如，“foods, goods, crops, tools, schools”，译成汉语即是“食物、商品、庄稼、工具、学校”，用词毫无规律可言。又如，“We can't tell shot from shoot”，译成汉语为“我们不能分辨是子弹还是射击”，连理解句意都成了问题。译者能想出的最好办法，是在每个原文有 O 的译词上加引号，提请读者注意，如上句最终译为“我们不能分辨是‘子弹’还是‘射击’”。

由于字母 O 被取缔了，人们的交谈中出现大量的生造词，如“lcksmith”，指的是“locksmith”，锁匠；“btmaker”，指的是“bootmaker”，靴匠。为了表达文意，译者采取前辈翻译家常用的“写别字”的办法，分别将它们译为“苏匠”和“需匠”，并加上引号。其他类似的地方都如此处理。

译者翻译完稿时，发现《不可思议的 O》已通篇都是引号，这实在是出于无奈。相对于另外一些处理方法，这也是最好的方法了——比如把每个词的原文注在页底，或把原文词汇加括号放在汉译词汇的后面，又或者在译词上缺笔少画，那样不仅会造成行文繁琐或排版困难，而且必然会大大损害读者的阅读乐趣。加引号之后，这篇童话虽然丧失了原作的部分冲击力，但读者仍然可以畅读全篇，管中窥豹，理解瑟伯的创作思想。

毕竟，瑟伯是一位在美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。他的童话曾参与塑造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，一项以他命名的文学奖自1997年始，每年都会颁给一位美国作家；一位著名主持人坚持做一档“瑟伯星期五”的节目，品读瑟伯作品，直至退休……介绍瑟伯到中国，使我国读者了解国际童话界这样一个开阔、幽深的心灵，意义不言自明。

最后，感谢这套书的策划人孔新人编辑给我译介的机会，感谢陈冬梅编辑辛苦审读。译文中有不当乃至错讹之处，请读者谅解。

李据君

2011年11月

不可思议的 O



